



岁月如歌

回忆的鞋子

文/李娜

那年初春我去戈壁赴宴,说是赴宴,其实只是家庭聚会,十几人从四面八方包抄而至,齐聚在老房子里回忆往昔。春天来得很快,沙冬青的花骨朵慢慢冒出金黄色的头来,隔着玻璃望出去,戈壁黄灿灿一片,那是绽放前最后的冬藏。人们七嘴八舌地讲起小时候随处可见的牧草,讲父亲母亲的争吵,讲生活的艰难,讲兄弟姐妹间的情谊,讲所有不可追的往事。

天光渐暗,人群中有人喃喃自语:可惜爹不在了。嘈杂的人声突然安静下来,气氛陷入低迷的回忆中。当一个满身缺点的人突然消失的时候,那些不可被接受的毛病和缺陷也会随之消失,大家记住的只有他为家庭所做的伟大贡献,于是连带着这个人的形象也高大光明起来。大家忘记了爷爷的倔强和坏脾气,只记住了他在艰苦岁月里的苦苦支撑。其实说与不说,人生泯灭又何曾有过半分迟疑,哪怕藏起所有钟表,我们也无法阻挡鬓边长出的第一根白发和额头的第一道皱纹。

旷野里空无一物,唯有沙冬青开得如火如荼。颜色匮乏的戈壁里,这是这个季节唯一的绚烂,花朵之密之多是我平生仅见,金黄云朵跃然枝头,映着傍晚的天光灼灼欲燃,让人不敢直视,却又忍不住一看再看,只疑是自己的幻觉。“美的要成精了。”二叔不知何时站在了我的身后,他的一身倦意被暮色掩盖,眼睛晶亮望向沙冬青,感谢这来自戈壁的馈赠。不由想起另一些植物,胡杨、红柳、扁桃、油菜花,它们生于贫瘠戈壁,却极力燃烧,把生命中最精彩的部分燃烧殆尽,只为叫人们知道,生命总于寂静之处有回报。静静站着,沉醉在沙冬青的香气里久久难以回神,这些年见过不少春色,闻过各种花香,但没有哪一处像这一处一般引人深思,它们总让我想起岁时之末和长夜之初,想起我年少时被窗外叽叽喳喳的麻雀惊醒,才知道原来在万物沉睡的时候,依旧有一些东西是愿意苏醒的。

没有什么能够抵挡住生命勃发的诱惑,在戈壁,春天离开和到来时一样决绝,只一夜之间花就开败了,留下浅浅的绿色,在荒野上四处漫延。曾被大自然抛弃过的牧民永远不会放弃希望与机遇,二叔将草场一分为二,春夏两季羊群在这半边吃草,秋冬两季在另一边,人和草场都在短暂的空隙里得到了喘息的机会。生态凋零萧条的时候,人们总在怀念繁荣和昌盛,美好的字眼只会同繁华站在一起,剩下的荒芜长久沉默着,教人们在日升月落间看透生死。但其实,无论人们怎么看待这个世界,该蒸腾的永远正在蒸腾,该沉淀的永远正在沉淀,山川万物都有责任,教会人们珍惜好时光。

远远地,二叔在喊我,他叫我去看一窝小刺猬。刺猬妈妈虎视眈眈地蹲在洞穴口,挡住瑟瑟发抖的小刺猬。小小的眼睛晶晶亮亮,在早晨的日光里闪烁着灼灼光芒。我恍然大悟,原来春天并没有走远,它只是将自己伪装成一声鸟鸣、一群蜜蜂和一只刺猬,在经历过很多次落花后日渐丰盈的土地上悄悄长大。晴天与白日被它擦拭得光耀无比,这里的每个日夜都丰润馥郁、鲜美多汁,连古老的戈壁石也光芒闪烁。

往事情怀

遥远的卧龙村

文/李美霞

卧龙村里有我另世今生的亲人。

我大致是在还没有入学识字的时候,就已经能准确指读出“卧龙村”这三个字了。好多次,母亲翻开漆成紫红色的深洞板箱,探进半个身子,从累叠着的旧布单子里。翻出一块浆洗的有些泛黄、僵硬的白布,剪一个长方形。然后坐在炕沿上,用穿好的针线把这块白布四面绷展后,将它一针一线缝在一个包裹的中间位置上。

鼓鼓囊囊的包裹里,多数是农人新下来的谷米豆子、葵花烟叶。父亲用编织袋层层包裹,同样用针线反复缝接封口,等母亲把白布缝到合适的地方,最后一步工序仍是由父亲来完成。他右手握一根油性好的圆珠笔,左手仔细比量着白布的长短宽窄,然后一笔一画将嘴里念叨对照着的十多个字挨个工工整整地写在白布上去。

“山东省荣成市成山镇卧龙村李世发(收)”

前者是父亲少小早离的家,后者是父亲牵肠挂肚的亲人。

这一大串代表着某一个离我十分遥远的地名的文字,我反复跟着父亲诵读过,其中,我对“卧龙村”三个字更感兴趣。

“为什么叫卧龙村呢?”我问。

“因为村子旁边就是大海,海里藏着祥龙,据老人们说,曾经就有一条龙从成山头上下来,越过村子飞进南面的大海里,这以后,人们就给村子起名卧龙村。”父亲面色红润,健壮年轻,还是正当年的岁数。说这话的时候,他特意把舌根卷了一卷,算是借机温习一下山东老家的口音。

这种略显生硬笨拙的口音我是熟悉的。地尽场光、瓜落穗黄的农闲时刻,父亲总会把挂在墙上的一把旧了的二胡取下。吱吱扭扭调试一番。那是父亲考上师范后,全家人节衣缩食为他购买的一件乐器。远走逃荒的路上,即使饥肠辘辘、步履蹒跚,他从不舍得丢弃。我们姊妹几个早已经围坐在父亲身边,等着他一边拉着二胡一边教我们唱歌。《山丹丹花开红艳艳》《沂蒙山小调》,一首一首唱下去,直到月上灯明,风吹星隐。

更多时候,父亲会搜索着家乡的记忆,拍着桌子打着节奏给我们一段一段诵唱他所能熟记的快书段子。

“当哩个当,当哩个当,当哩个当哩个当哩个当!闲言碎语不要讲,表一表好汉武二郎……”

这一段《武松打虎》的经典段子,往往压轴出场,这个时候,屋子里的气氛更早就被之前的小段子起来,邻里乡亲,端着茶碗的,纳着鞋底的,喷吐着旱烟的,编着筐子的,就都凑到院子里来,更有人操起了脸盆拿起了板子,家伙什儿一应俱全,场面就更热烈了。

父亲的记忆极好,百多句的唱词基本一句不错,他这时已经不再需要亲自打板,就解放了双手,释放了表情,开始了最精彩的表演。一会儿张牙舞爪做老虎,一会儿威风凛凛扮武松,期间还随时转换着声调粗细、人声虎声。敲锣的砰砰切切渐入佳境,打板的汗流满面直到手腕酸疼。这时候,父亲就完全操着一口地道的山东口音了。人们哄笑着,也模仿着;小声附唱着,也大声领唱着。进入高潮部分,某一个段子就不得不再来第二遍、第三遍,直到空灵世界里所有的声音都融进来,鸟语虫言,甚至连院子里的牛羊鸡鸭也纷纷跟着哼叫起来。这种背井离乡的语言,终于在千里之外的农家之夜充沛丰满,甚至膨胀起来。

春来冬去,我们也总会收到来自卧龙村的包裹。晒得金黄的地瓜干,颗颗饱满的虾米,各种鱼干、海带……

收到远方的包裹,对于我们一家来说都是一件堪比过年的喜事,跟着父亲抱着笨重的包裹回家,与路过的每一个邻人寒暄通报,是值得荣耀与骄傲的。远方有亲,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这种美好,足以让贫乏的日子活色生香起来。这些散发着海腥味的包裹里,包藏着一个孩子抑制不住的期待。同样是里三层外三层裹束的严严实实。母亲就用剪子对缝轻剪,封口打开的一瞬间,自是一片欢呼,这些在当年的供销社里根本买不到、买不起的吃食,让山东荣成市卧龙村成了我童年最美好的向往。

